

世界論壇

第一卷第八十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廿八日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輪在內國外全
年加郵費三元郵票代價以一分為分者為

編譯者：世界論壇社

北平市大街胡同東口九號

世界貿易政策的新階段

彭導夫

本文係由世界市場與世界貿易一書中節譯出來的，內中關於資本主義各國的國外貿易和貿易政策的新趨勢，都有詳確的述評，所以在這裡把牠譯出來，以供關心世界貿易者的參考，本文來源的世界市場與世界貿易係由蘇聯伏爾加監輯，由日本白揚社逐譯的。

一、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貿易政策概觀

延亘五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使資本主義各國的一般大眾的購買力減退，這樣的結果，必然的使國內商品市場狹隘化，同時使外國市場也見縮小，由於世界經濟恐慌的深刻化，同時世界經濟關係，更加陷於瓦解，隨伴着對於國內市場加以強度的保護的保護貿易政策的加強，使自給自足的傾向急速的增大，使因世界經濟恐慌的結果所發生的入超的國際收支轉變爲出超的這種努力，把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都捲入世界貿易戰的漩渦中，在這些國家的自給自足的傾向的特徵，

彭導夫

世界貿易政策的新階段

董敬伯

世界激化中之各國稅收問題

孟野

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

李潤就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對外政策的新趨向

高潤

烏拉爾印象記

錄

目

第一是爲着限制外國商品的輸入；對於國內需要一般以本國的生產品來供給的緣故，而樹立出種種的貿易政策來，這不獨是爲着供給國內工業的需要，對於農產也是一樣的。

這種自給自足的方策，在這政策的過程中，使階級的對立更加激烈，同時更增大工業家和農業經營者的對立，因爲工業家需要農業國的市場，而農業經營者則欲阻止由此等農業國輸入農產物，所以不斷的和工業家發生利害不同的衝突，因爲這種理由，所以自給自足的傾向的增大，更激發努力使貿易均衡轉佳的各國間的競爭，國際資本市場異常殘酷的結果，使世界經濟關係的混亂更加激烈，各國都對於國際收支的轉佳以異常的努力，並且想由於強度的輸入限制，輸出增加，以提高本國在世界市場的經濟的地位，在恐慌最甚的期間的傾銷的激烈化和市場獨占的競爭的傾向，使這種意味更加增大，爲這種保護貿易政策最特徵的現象的傾銷，展開了圍繞世界市場最尖銳化的國際經濟戰，在世界經濟恐慌連續發生的期間，比轉其他方策，首先不能不把本國的生產過剩品販賣到外國市場，在恐慌的發展中，採取着和以前的方法，在質和量上完全不同的形態，傾銷的增大，變更了資本主義的貿易政策的古典的形態——通商條約制度，尤其是最惠國條款——的根底，而代以和牠相反的類別制度——就是對於某國或某國的團體適用特別的限制，以及經濟戰的傾度，在的差別制度和經濟戰，成爲資本主義爲最精的貿易政策的支配的現象，資本的不能搖動的發懶法則，在這裡更加發揮了他的一切的全能，在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間，圍繞殖民地世界市場的帝國主義的對立，更加激烈化。

殖民地經濟，使主要各國的國家經濟的競爭力的加強

，他的意義必然的增大，而同時爲世界市場爭奪的中心地位的殖民地經濟的意義更加增高，世界貿易及世界市場的意義，隨着恐慌的深刻化，而更獲得深刻而且重大的意義，把以這好的條件和一般的深刻化的特徵的恐慌的內的矛盾，包含和本身的體制之內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已經過于最新的崩潰期，這是全世界共同的現象，所以世界貿易政策之新的方法的發見。若不多和資本主義打條出路的新政策存着同樣的意義，總之，所謂資本主義的出路，只有對於以異常深刻化的世界經濟恐慌爲背景的世界經濟戰的激烈化爲特徵的資本主義的內合的及外延的矛盾的「克服」這一方法，遺憾「克服」（方策）一，年從來以種種的形態而遂行，但是在現在。却還沒有發明何等具體的方法和意義。

曾經使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狂喜的世界經濟會議，曾經想着尋求出根本的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現恐慌而達到資本主義的活路，但是這個會議所有的希望，一轉眼間就消滅了，並且這個會議的結果，反而使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矛盾，更加激烈化，實際上，在這會議崩潰之前，世界經濟恐慌已經就襲了全資本主義世界了，在這崩潰之前，在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對於市場獲得的鬥爭就已經很激烈了，同時，世界市場更加殘酷化，每個資本主義國的恐慌更加激烈化，而他的鬥爭也更加激烈化了，據國際聯盟的調查，便可以明瞭資本主義各國爲貿易的出超均衡和國際收支的受取超過之故而發生的鬥爭，在現恐慌期表現着最尖銳的形態，就是一九三二年的貿易，比較一九二九年減退百分之六十一，比較一九三一年減退百分之三十三，並且他的商品流通額的低下，若不

在一

就表示出在世界經濟恐慌期中，主要資本主義國的外國貿易減退的程度是如何之甚了。

主要資本國的外國貿易 (以一九六六年為一百)

(以一九二八年爲一百)

	加拿大	日本	波蘭	印度	印
輸入	二六二	三三	五三	三九	
輸出	八七二	五六	四八	三六六	
合計	九六五	一〇一五	一七〇	四五〇	
輸入	一〇一五	七〇六	七五〇	五八六	一五二
輸出	二〇〇	七五〇	七五〇	七一五	
合計	一〇五五	一二六	一七四	六三	
輸入	九二五	六七	九〇	三五	
輸出	二一九	九〇	一五二	三五	
合計	一一〇	一二六	一五二	四四	
輸入	一〇〇	九六	一五八	三二	
輸出	一〇〇	五四	五五	二一	
合計	九六	九五	五一	四〇	一九

二、經濟戰爭之新式武器的關稅戰

由於國內市場受容量的狹隘化，加強了對於外國市場獲得的鬥爭，就連在世界經濟發生恐慌之前，僅僅把它的工業製易和農產總額的百分之八至十輸入海外的美國，在現在也不得不把輸出增大到最大限度，至於經許久以前就以輸出工業為重要政策的英國和德國，也因為國內市場的狹隘化，外國市場的意義更加特別重要，在德國（必須以輸出的利益來支付商業借款利息）平均輸出她的全工業製品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大英帝國（包含着殖民地和自治領的市場）在全工業製品之中，輸出品的比率比較德國更甚，占百分之二十三

至二十五。

只有非常狹隘的國內市場，這是廣汎的人民大眾之極低的生活水準的結果。從歷史上看，在比較短的期間工業化的日本，對於外國的市場的依存關係非常顯著，即日本的輸出占她全工業製品的百分之二十六至二十七。

像這樣資本主義各國對於外國市場的依存性，我們可以預料到經濟戰爭的激烈化，和資本主義的貿易政策，在這戰爭武器的分歸上，表現出極大的創造性，資本主義各國已經不僅依據關稅的增高，比例制度和露骨的輸入禁止也以廣汎的規模來實行，一切的商品輸入被獨占，而採用商品流通的補償制度，匯兌傳送被統制，而採用抵銷的清算制度，對於大眾的消費物資（例如麥粉等）的調達，規定須負着使用本國原料的義務，頒布了這些法律。

爲增大人在經濟戰爭上的這些新武器的資本主義各國的貿易政策，不僅是從來的關稅——從前已經試驗過的武器，並且這些國的貿易政策，更想以關稅的廣汎的特殊化，伸縮自爲的關稅的創定，將惠關稅以及其他方法，來企圖關稅制度的萬全，關稅的提高，新興國的政府每之由于他所把握着的一般的權能來實行。

一九三三年以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不制定新的關稅率，或提高關稅率的，就連自由貿易國的英國，在世界恐慌的襲擊之中，也決然邁進保護貿易主義的路線裡去。

僅僅在一九三三年這一年間，提高關稅（或制定新關稅）的國家，有奧大利，英吉利，阿爾然丁，澳洲，比利時，波利維亞，巴西，匈牙利，希臘，洪都拉斯，埃及，印度，

意大利，伊斯巴尼亞，愛爾蘭，加拿大，中國，哥斯達利亞，古巴，拉特維亞，立陶宛，墨西哥，荷蘭，諾威，巴拉圭，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美國，邁維，瑞典，瑞士，捷克斯拉夫，烏拉圭，南非聯邦，狀哥斯拉夫，日本，芬蘭，法國，愛特尼亞等國。

在這許多國家差不多都是藉口于防止傾銷來實行提高關稅的，所謂佛特奈稅率，在美國最初實行提高關稅，其後英國自治領（加拿大，愛爾蘭，澳洲，南非聯邦，）也設有一「反傾銷稅」，法國亦藉口防止埃及，丹麥，芬蘭，瑞典，英國，日本等其他匯兌低的各國的傾銷，實行這種稅制。

通商條約如果使關稅提高發生困難的時候，便宣布上述的這些關稅，如果這些關稅實行不可能的時候，便採用實施特殊的「傾銷稅」，以對輸入品爲主要目的的方法，一九三二年謀定這種稅的國家，爲比利時，意大利，伊斯巴尼亞，加拿大，美國，法蘭西，捷克斯拉夫等國，最近最顯著的趨勢，是日荷會商的荷領印度政府所規定的比例制度，禁止的輸入限制等，最具特色。

在市場獲得戰和傾銷的激烈化的情況之下，只是關稅及特別稅，效果還不足，因而引起各種商品輸入的直接的禁止策和限制策，並且許多國家，不問是農產的或工業製品，差不多在一切輸入品目上都實行比例，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之間，實行禁止各種商品的直接輸入的國家，有澳洲，丹麥，意大利，拉特維亞，波蘭，葡萄牙，法國，採用比例制的有比利時，希臘，丹麥，意大利，拉特維亞，荷蘭，羅馬尼亞，土耳其，法國，瑞士等國，而對某種商品的輸入（以砂糖，小麥，乳酪品爲主要）設定獨占制的有澳洲，拉特維

亞，波斯，瑞典，荷蘭，愛特尼亞，捷克斯拉夫等國

三經濟的攻擊的各種問題

這年對于匯兌傳送的限制，廣泛的實行着，在各國所採取的限制的形式及方法，雖然不同，然而在這方面的一切方策的目的却是一樣的，就是想着由于輸出制益金的統制和傳送到外國的金匯兌的限制，來調節貿易均衡的企圖却是一樣的，一九三二年實行匯兌傳送限制的國家。有阿爾然丁，布加利亞，丹麥，希臘，意大利，伊斯巴尼亞，紐西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土爾其，危地多爾等。

此外「清算」協定的新政策，必然不能緩和因匯兌管理而起的各種困難，因為各國間的貿易，由于各國的輸出和輸入構成的不同，所以沒有可以在純貿易均衡的基礎之上實行的東西。

一九三二年國產原料的強制使用（以一定的比例）以下各國實行着：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瑞典，瑞士，荷蘭，法國，捷克斯拉夫，這許多的資本主義國家，除了上述的各種方策之外，更採取國產品販賣的宣傳，並且在某種場合之下，這種宣傳（在政府的支持之下）更擴大到外國商品完全拒絕的鼓動。

爲着達到使外國商品輸入不易的目的，即採用着商品生產國名的標記，商標的刻印，以皮其他種種方法，一方面爲擁護國內市場的原故所採用的各種方法有許多，攻擊的手段很完備，然而新的擁護策總不斷的隨着新的有效果的攻擊方法而進展。

經濟的攻擊，許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脫離金本位制的蔭庇之下，容易進行些，在一九三一年繼英吉利之後脫離金

統計： 百分率，國際問題統計

	國	度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統計：	百分率，國際所盟統計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美	國	度	一五八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	一六二
英	國	度	一五四	一五六	一四八	一四五	一五二
德	國	度	一五四	一五六	一四三	一三六	一三四
法	國	度	一五六	一五六	一三九	一三一	一三〇
日	本	度	一四三	一四三	一三七	一三一	一三〇
意	本	度	一三九	一三九	一三七	一三一	一三〇
大	本	度	一三七	一三七	一三七	一三一	一三〇
利	本	度	一三四	一三四	一三八	一三一	一三〇

的）來得遲慢些，即由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止英國的輸出額不過僅僅減退三 Point，反之（一九三二年還是金本位），美國的輸出額減退十九 Point，法國減退二十一 Point，德國減退三十 Point，意大利減退二十一 Point。

本位制的有十九個國家，一九三二年脫離金本位制的增加到五十個國，匯兌的下落，在這些國家可以獲得匯兌傾銷的可能性，然而在貨幣制度穩固的國家，對於這匯兌傾銷，不能不在自己的國內市場和外國市場上，擁護自己。

在這種最特殊的是，美國在一九三二年的世界輸出上所占的比重，比較一九三一年安定，同時英國的比重也是增大。

這種現象不外是因為美國在一九三二年還保持着金本位制，而英國則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以來，已趨向通貨減價，並且（一九三二年以後）由於沃大瓦會議而利用特惠關稅的原故。

在一九三二年世界的輸出上，美國和恐慌以前一樣，所占的部份比較英國大，然而一方面在世界商品流通上的比重，英國在當時已經進過美國，從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英國在世界貿易額的比率，由百分之十四，八增大到百分之十五，反之，美國的比率，在同一期間內由百分之十五，四減退至百分之十一，四，所以英國在一九三二年占着世界市場的第一位。

四、保護貿易主義的破綻

處於因四面八方受競爭者壓迫的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不斷的提高關稅障壁的環周之下的美國，亦因為感到極大的金融恐慌，而（一九三三年）不得不從金本位制脫離出來，努力利用這金本位的脫離，以達到貿易政策的目的，又美國所以參加沃大瓦會議，是為着企圖擴張全國的輸出，美國資本為使沃大瓦協定（尤其是對於美國向加拿大輸出予以打擊的安格羅，加拿大協定）瓦解起見，為阻止英國不斷的提高關稅起見，努力來利用倫敦會議。

像這樣，在這兩個場會理，美國必須先得到歐洲各國，第一先須得到法國和德國的支持。

由於上述的原因，美國把關稅減低百分之十的議案，提

到倫敦會議，在這時候，美國的本身，設有差不多是世界最大的關稅率，所以最大胆的把這減低案提出來。

英國在會議以前，雖然他的財政部長張伯倫有過：「會議的目，是在於研究不一致的地方的並且企圖他的和解的這樣的聲明，然而却不希望把本國的關稅率降低，和沃大瓦協的拒絕，在這會議上英國最有興味的是關於協定國間的債務的問題，同時英國更努力於確定因磅價的低落在外國貿易上所護得的若干的成就。

實質上式形式上維持硬貨的國家（法，德，意），亦沒有進向緩和貿易政策的統制的旨趣。

參加會議的各國間的對立，在作成會議的議事日程的專門家會議席上也表現出這種現象來，對於一切的問題，專門家們不能有一致的決定，所以對於會議，不得不提議經幾次的小組會議。

並且就連經過全部參加國的專門家們的贊同的提議，大半都附帶着條件，不出一般的希望的範圍之外，這些條件，在會議上能够得到如何的結果，連那些專門家自己也不相信的。

據主權者們的見解倫敦會議，（以怎樣從恐慌中打開一條資本主義的活路為根本的前提，）只是一個指示世界貿易怎樣趨於復活的東西，專門委員會對於在外國貿易上所行的統制，以及關稅政策和協定政策都非常的注意，但是專門家們，他們所開示的治療罩製了全資本主義的病痛的處方，仍然不能夠把他從為世界恐慌原因的布爾喬亞的顯明的桎梏脫離出來，因之不能發見他的治療方法，所以他們的提案，尤其是關於關稅率的安定化和世界貿易內限制的緩和等提

，終于遭遇失敗的運命了。

倫敦會議在最初就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關於外國貿易上的限制問題，資本主義各國差不多所有的委員團，對於以緩和這些限制為原則這一點都表示贊成，但是在任何的委員團都顧慮着別國關於這一點的態度，如果關係到自己國家的時候，一切委員團就連限制的廢止或緩和，都認為時機未到，他們對於本國一切相似的方案，則認為由於世界恐慌的各條件，而是一時不得已的措置，並且在「本位貨在實際上安定化」，現在被統制着的貨幣及金融關係復興上，對於這些方策的緩和或廢止，還在猶豫着。

關於關稅問題，也發生同樣的情形，六十四個全部會議參加國間所締結的「關稅休戰」協定，只有在經濟會議的舉行期間才能簽定，並且這個休戰協定在附加條件的蔭庇之下，失去了他的實際的意義。美國所提在會議終了後。把關稅減低而且使他固定化的議案，遭遇大多數國的攻擊，保持金本位制的法國，因為含有偏袒傾銷的意味的美金跌價，而斷然拒絕關稅的減低，在這時候，法國堅持着比例制的原則，在形式上保持金本位制的意大利及德國，也和法國持同樣的態度，英國委員會雖然表示贊成把所有使商品流通陷於停滯的各種方策逐漸廢棄，然而實際上不過是為着迴避美國的議案而已。

關稅問題討論的結果，許多的希望都被表明，然而這此希望之中有一個沒有由會議參加國簽約的，這個希望不過是在一切參加國協商的結果，以由兩面的條約來減退關稅，以及種種的多面的乃至兩面的協定的組合等來滿足這些希望而已，在「間接的保護貿易」副委員會上，也是很不一致，尤其

是對於德國及猶哥斯拉夫所提的以關子間接的輸入限制乃至禁止為目的的各種方策的廢止的提案是這樣。

所謂致命的不一致，不外是由於保護貿易的思想而發生的獸醫學的統制方法的實施，煩雜的關稅形式的採用，對於外國商品刻記商標的要求，超過所得稅的實施，向領事館提出文書的特別稅的徵收，商品價格的任意計算，關於商品品質特別要求的設定，對於輸入商品的國由稅高率深徵的實施，特殊的鐵道，海運稅的謀定，直接的關稅的補助金的交付，以及在歸結含有公共的權利性質的各種契約時，給予本國生產品以優先的條件等等。

因為在間接的保護貿易主義問題上，非常的不一致的原因，所以大多數的委員團，認為間接的保護貿易主義的緩和問題，只有以兩面的協定的方式，基于相互的行為才能解決，其他任何的公式也不能發見。

五、結論

世界經濟會議的崩潰，不外是世界經濟體制和世界生產均衡的瓦解，以及世界資本主義各國間難以調和的經濟的，政治的各主要原因的對立的發展，和充滿了矛盾的構成各要素——在商品的世界的生產上的無政府的發展形態——的分裂，在世界經濟恐慌最尖銳化的一般的襲及的時期，由逐漸的發展的形態推轉到急激的崩壞形態的一個階段而已。

此後繼續發展的因世界貿易減而發生的世界市場的混亂，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對立，不獨是市場面積的獲得，而且更增強輸入各國的稅戰——就是在行政的保護貿易各種政策上具有最大意義的禁止制度和比例制度——世界貿易的危機，不問人們的好惡如何，總是以世界經濟恐慌為背景，而更加急

激的增大，世界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矛盾，以後更加擴大，隨着保護貿易政策的強行，而世界市場的混亂，由於生產過剩品現在的停滯的狀態，必然的向着他的本質的運動而發展，新的世界的傾銷戰，在以後也更加會激烈的吧，並且現在關稅率的提高，由於差別的待遇的禁止制度和比例制度的程度，而更轉向攻勢的形態，暴露出資本主義對立的尖銳的形態，而更促進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貿易戰的激烈化。

在現在，由於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內部的一般恐慌的深刻化，以及在殖民地經濟內部發展的農業恐慌的依然難于回復的慢性的狀態，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更加擴大加強，在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發展的時代，這種矛盾沒有現在這樣的露骨的形態，以資本主義的一般的發展的各條件為特徵的是，以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外國的培養和開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單純的生成發達的過程，但是這在入於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時代，（殖民地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外國的絕

對的存在，所以如果不能獲得殖民地，那末資本主義本身的存在便完全不可能。

如果沒有殖民地經濟，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發展，便完全不可能，如果沒有殖民地的培養和開拓，資本主義的國民經濟的自給自足的方法，也完全不可能，現在世界資本主義國的國民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單位，和從來所行的方法，他的形態全完不同，同時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目的，僅只以為獲得依存于世界市場的販賣市場而行的競爭，還不能滿足一單純的舊殖民地的培養和新市場開拓等，在恐慌五年間已經走進最後的窮途末日的「世界資本主義」也許是一個最緩慢無用的方法吧！現在的資本主義的意圖，誠然是希望着把全世界的工業生產物和農產物完全獨占的歷史的瞬間的實現，殖民地各國的再分，再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現實的課題，依存於世界市場和殖民地經濟關係的資本主義經濟，現在正求着新的「再生之路」，同時在喘求着他的「墓地」。

恐慌激化中之各國稅收問題

崔敬伯譯

— 摘譯《World Economic Survey》 —

當這瀰漫世界的經濟蕭條時代，影響到財政方面，有一件最主要的事實，便是：各國對於異常減退的「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s)，而欲調整其歲出與歲入，感到非常的困難。所謂國民所得，便是一個整個社會所享有的物品和服務的總價值，這在許多國家中，無論在實質上，尤其在名稱價值上，均會經驗到顯著的減退。因此許多政府的財務處理，不得不遭遇莫大的困難。歲出是很不容易減削的；縱令減

一些，也要擾亂經濟的平衡。至於政府的收入，其大部分都來自租稅，亦大見減少。舊的租稅，不僅要受低落的「所得水準」(income levels)的影響；而且在幾個國家之中，稅率已經到了這一點——倘再增加稅率，不但不能使收入增加，還許要減退。新穎而富於伸縮力的稅源，是不容易找到的；如果歲出方面，不能縮減，則其不可避免的趨向，惟有增加負債之一途。

經國家之手，所收入的國民所得，在總所得中所占的百

分率，究竟有多少，自然要看關係國的經濟狀況，而有不同。但是這種百分率，無論在那一個國家，如果同戰前的時代相比，均見顯著的增加。現在流行的統計，似乎是顯示出來，國民所得的五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一，都要通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豫算。

國民所得，現在是低減的很利害，但是也會經過很長的時期，其間除了很少很短的中斷而外，總是急速的增加着。例如從一八九〇年，以至一九一四年，對於國民所得的估計，無論是在德國，或是在日本，幾乎沒有一年減少過。至於

在別的國家，雖不怎樣規律，但其趨勢，總是向上的。大戰以後，這種趨勢，復行回復，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恐慌，亦曾惹起急遽的減少，但是回復的也很快。除了幾個歐洲的國家，因為大戰和以後的通貨膨脹，結果是弄得很貧乏；至於多數國家，戰後的生活標準，不僅較前提高，較之戰前時代，進步的也很快。歐戰將將結束以後的一九二〇一二一年的恐慌，比較很快的被克服了。那次恐慌中，國民所得到一九二五年，實際上每一個國家，均會彌補了那次的跌落。

在這次經濟蕭條中，國民所得的跌落，比以前可利害了。據近頃的估計，美國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間，降低了白分之五十三。在相同的期間，德國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英國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澳大利亞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三，新西蘭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三，羅馬尼亞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六，這樣降低的趨勢，延續到一九三二年，即以羅馬尼亞為例，數字即降到百分之五

十三。即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較短期間裡，那威也降低了百分之十，義大利也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三二年和蘭之威爾德委員會 Welder Commission 對於該國財政狀況的報告，即認為：自一九二九年以後，課稅所得（taxable income）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已經是中庸樂觀的估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智利之總生產額的價值，從三十二億 pesos（智利貨幣），減到二十二億以至二十四億 pesos，該國的貨幣，雖曾跌價百分的五十，在總生產的價值上，還降低了百分之三十。

國民所謂的巨額的減退，幾乎潤澤到每一個國家，於是身負財政重責的那些人，不覺進退兩難，歲入是這樣的銳減，歲出則仍須照支。關於最近的趨勢，固然還沒有充分的統計，足資測量；但百國民所得中，提供國家之用的百分數，曾經急遽的增加，已經是很清楚的事實。對於這種增加的明顯的對照，便是私人消費與工業資本所需資金之來源的縮減。如果政府收入，在蕭條開始以前，占國民所得總額的五分之一，而國民所得却自彼時降低百分之四十，此時政府收入如果照常徵收，則在國民所得總額中所占的百分率，應該是百分之三十三；結果，則留在私人手裡的部分，較前當跌落一半。因為消費的標準，很難減低；有是收縮的大部分，都集中到新資本設備的準備方面。在經濟蕭條的現階段 財政所受到的壓迫，其最有力的成分，便是通貨收縮。

此外在準備資本設備的方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變遷，便是，私人投資家打算運用他們的資本，固然很難；同時政府對於資金的需要，却很迫切。在幾個國家之間，有一個很清楚的趨向：設法促進政府的資本支出，藉著這種方法，救

濟長期的失業問題，兼可避免通貨收縮的螺旋作用。現在這種支出所需資金，大都來自政府負債，於是在這些情形之上，投資的指導與統制，乃由私人的發動，轉為政府的發動。

許多國家的財政困難，根本的原因，便是國民所得的降低，而所得降低的總原因，在許多國家之間，又皆出於經濟與財政的因素。蓋已爲世人所公認，物價的慘落，國際貿易的衰退，通貨的不安定，過度負債的重擔，國際經濟的不平衡，一般的講，可以說是整個蕭條的中心要素。但是對於國民所得的降低，各國政府，都用什麼方法去對付？，則各國之間，很有不同，因之表現於財政者，各國都有特殊的情況。

在平常的時候，公私各界都比較着繁榮，則對於財政分析之論理的步驟，應該從「歲出」入手。但是公私支出的來源相等的時節，謹慎的政府，即在繁榮的時代，也要注意「納稅能力」(taxable capacity) 之政治的和經濟的限制。只要繁榮普遍，收入活躍，稍加謹慎，於事已足。但當繁榮避位而蕭條展開，收入急遽減少之時，則對於支出，便不能以通常的謹慎去應付。值此時節，政府也和私人一樣，便當量入爲出，從收入方面，考慮預算。現在有許多國家，用這種觀點，調整其預算程序，頗有過正之感。財政方面最有力量的國家，仍然用增稅或借債的方法，維持其「必需」的歲出；但是這些國家，也要對於「必需」一辭，大加修正。若在許多貧窮的國家，甚至改變到這種程度，預料着收入，什麼時候可以收到，便將經費的分配，縮短到一個月以內。財政政策之決定的因素，不是必需的開支，而是可得的收入。

許多國家，不是採用了新的租稅，便是加來了徵收方法。即在觀察單獨租稅的時候，這些變遷也掩蔽了實在的狀況。例如世界人口總價值，在一九三二年，較之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減低了百分之四十，許多國家，降得還要利害，最多曾達百分之八十七。關稅收入之減退，自然要受新關稅設定和舊關稅提高的影響：因而可以推定：自由輸入一定不如課稅品所關之多。稅率表如果沒有什麼改動，則關稅收入的減退，較之實際，定有出入。另一方面，直接稅中的所得稅，因為平均所得之減低，又因為課稅的大部分，累進的等級很低，結果如稅收上，應該特別的減少。但是因為稅率的提高、累進等級的改定，免稅額的降低，扣除額的減少，徵收方法的改進等，實際減少的數目，尚不如是之甚。考量了這些因素之後，再看下列二表，當然要更有意義。

國別	英荷丹瑞法比德澳	百分率之對之九二
蘭	一五三	一九三
士	一五七	一九〇
麥	一五七	一九一
時	一五九	一九〇
利	一六一	一九〇
比利	一六三	一九〇
丹	一六五	一九〇
瑞	一六七	一九〇
法	一六九	一九〇
比	一七一	一九〇
德	一七三	一九〇
奧	一七五	一九〇
荷	一七七	一九〇
英	一七九	一九〇
國	一八一	一九〇

有許多國家，對於稅率和累進級，無不加高；同時對於免稅與扣除，則又無不核減。然而在多數情形之下，稅收還是只有跌落。

這些間接稅與直接稅的主要來源，如是低減，其主要的程度，可從每種稅收在稅收額中所占百分率，加以觀察。茲以一九二七—二八年度為標準。一覘其國際的比較。

各國主要稅源對總稅收的百分率

國別	關稅	所得與財產稅	交通與貿易稅	消費稅
澳大利亞	五	六	一	二
奧地利	三	三	一	五
比利時	二	三	四	三
布加利亞	三	三	四	二
加拿大	三	三	三	三
捷克	三	三	三	三
丹麥	三	三	三	三
芬蘭	六	五	二	三
法蘭西	六	五	二	三
英吉利	七	五	二	三
印度	六	五	二	三
義大利	六	五	二	三
突厥	六	五	二	三
日本	三	三	三	三
荷蘭	二	三	三	三
那威	三	三	三	三
西班牙	五	三	七	九
南菲	四	三	八	八
瑞典	三	三	二	二
士爾其	三	三	七	九
瑞士	交	三	二	二
美利堅	一	一	一	一
英國	五	三	三	三
波蘭	二	三	三	三
南羅	三	三	三	三
那威	三	三	三	三
日本	三	三	三	三

這是很容易顯的，主要稅源的收數，既是這樣的跌落，於是各國都想盡方法，從他種來源中找收入，同時更計畫徵稅的新法，從間接稅源裡，所徵收的貿易稅或消費稅，再從直接稅的新稅源如工資之類，徵收新的所得稅，自然也可以增加許多收入。同時因為關稅增加的結果，一般消費，較求之國內生產，於是對於國內工業的課稅趨勢，亦漸加重。無如新舊租稅，無論怎樣增加其稅率，而惱人的減收，總是浮現於豫算的收入欄中。即以美國為例，稅收的慘落，曾經超過百分之四十五。收入之所以如此慘落，完全因為「課稅能力」的衰微。

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

孟野譯

「反戰運動在目前形勢之下不能祇限於一般的反戰口號，這種運動要求我們認識帝國主義者備戰的具體方式和性質。」這是蘇聯達奧斯基在「帝國主義軍備擴張」文中的開場白。原文分三大段：（一）軍備的數字增長，（二）軍事技術的發展，（三）戰爭爆發的具體準備。

譯文是其中的第二段，於軍事技術的發展闡明甚詳。原文載於英文克明特恩半月刊一九三三第十五期，內容新穎，戰爭形勢自益險惡，未可遽以明日黃花視之。

譯者誌

在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上，可以指出兩個特點：（a）軍械（機關槍大砲）之數量，質量以及毀滅力的巨大增長；（b）後戰爭的新技術武器的發展，如飛機，坦克和其他裝甲車，化學和毒劑武器，各種電氣與工程工具和武器，以及新式觀艦等。

論到槍炮的火力（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毀滅力）現代步兵

一師其步槍和機關槍的火力自一九一四年後增加兩倍到三倍，雖然每師的步槍數目是反而實際減少了。我們也應注意不但機關槍的數目和火力大為增加，就在瞄準和其他器械的精巧上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同時更繼續加強炮兵成為近代軍隊強有力的武器。這在數量質量和炮火技術的一般精巧上都顯著提高了。

今天美國步兵一師在一分鐘內能放射一七·六噸炮彈，步兵直屬之炮各連三·七噸炮兵團九·三噸，司令部直屬炮隊四·六噸。於一九一四年美國步兵一師分名鐘只能放射八，一噸炮彈，如此美國一師人其炮兵力的增長，與一九一四年比較，為百分之一一七〇。法國步兵一師其炮兵每分鐘放射炮彈的數量是一四·五噸，而一九一四年則僅為三·九噸。

如果我們再計算到砲火射擊距離的增加，砲兵戰鬥力的提高就更顯著；譬如，在一九一四年法國一師軍隊其砲兵一分鐘放射砲彈三二·八噸一千公呎（one-kilometres），目前則能射擊一四四·五噸一千公呎米突（約增四·五噸）。

與舊式武器的偉大進步同時並進的是「新式」武器的大規模運用。

航空 軍用航空的一般進步，從來英美法三國軍隊平時所用飛機數目之與年俱增這一事實中，就可以看出來。一九二三年該三國有飛機二·二〇〇架，一九二六年，二·九〇〇架一九三〇年五，二〇〇〇架，一九三二年五，五〇〇架。但飛機數目的增加仍不足表示時代空軍的實力。要分析現代飛機的戰鬥力，才更可看出航空之益臻完備。例如，現代飛機最高速度與世界大戰末期所用的飛機相比較，就完全顯示在這領域之內的進步，併且澈底改變了航空戰爭的性質。比方戰鬥機在空中與敵機做戰的飛機的最高速度在一九一八年每小時為一五〇啓羅米突；偵察機於一九一八年每小時為二〇〇啓羅米突，現在則為三二〇啟羅米突；輕轟機於一九

一八每小時一五〇公斤羅米突現在每小時三一〇到三二五公斤羅米突。同時又發明了以前所沒有的新式飛機，即每小時速度達二五〇公斤羅米突的大轟炸機(Super-bombing planes)。

由於軍事飛機速度的增長，就大大擴大了運用航空的範圍，創造了新的可能在敵人後方進行軍事動作，威脅生命線的中心城市和地帶。而軍用飛機的載重能力也繼續增加，現在飛機所能載的炸彈重量比往年要大得多。為說明這一點，可引證英法美三國飛機的載重能力一九一四年為四〇噸，一九二五年(平時飛行)為七三〇噸。一九三二年(平時飛行)則為一，八〇〇噸。

資本主義國家航空工程師的目標現在是轉向研究如何增加空軍這種能力。特別在德法美三國近進行研究製造同何溫層飛機(Stratospheric plane)希望這種飛機以每小時四五〇到五〇〇公斤羅米突的速度，在十五公斤羅米突上空飛翔，能轟炸敵人的城市而不受高射砲的威脅。同時也正研究製造引擎機，特別是列色勒機(Lisee)，以及實驗應用蒸汽機於航空。許多國家正試驗用「機器人」製機，以減輕駕駛員的工作。在德國，法國和美國正試驗在飛機上裝設大炮。又製造了許多新式炸彈，如「飛躍」(Leaping)化學炸彈，能轟炸極大區域；計時炸彈(Timebombs)有一機關可機準爆炸時間(轟地機二十小時之內爆炸)，這是為恐嚇被轟炸區域的居民；鋁製炸彈(Aluminum bomb)可使炸彈體重的百分之八十都裝置炸藥。最後，資產階級軍事家正努力研究單獨航空戰爭和實驗軍用飛機的成隊飛行。意大利的都赫將軍(Douhet在一九三〇)是「航空決勝戰」(Decisive operations of Aviation)全部理論的創作人。據他的意見，這種學說如果運用得當，

一兩天內即可大獲全勝。都赫這種理論最近在各國引起很多議論。在意大利和美國，近年除學理的研究而外，軍事家正實習結隊飛行，即在某一單獨軍事動作中出動五百到九百架飛機。一個有法西斯傾向的德國著作家，海爾德(Helders)，曾寫過一本書描寫英國空軍毀滅巴黎的實際可能。

軍事航空技術的偉大進步，使我們可以確切的說，未來航空戰爭的毀滅力要遠超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世界大戰時期的航空。

新軍事技術的另一重要武器是唐克。這一武器的精益求精並不亞於航空。在未來帝國主義大戰的戰場上，唐克的數目不以千計，就要以萬計。單之法國現在就有五千輛。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這些國家的工業，一動員起來，即可生產大批唐克車。就是在製造唐克相當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也正努力(從其他國家購買或開始自己製造)「趕上和追過」他們的競爭者。例如，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只有一百四十輛唐克，並且多半是舊式。現在日本有八百輛，正在積極發展它的唐克車隊。波蘭已經收集了五百輛。

與航空相同，唐克隊不但數量增加，質量也大有進步。世界大戰時期諾腦特唐克(Renault)的速度是每小時從五到七公斤羅米突；今天唐克的速度要高得多：威克斯(Vickers)的地機每小時三十五公斤羅米突，威克斯的水陸唐克(Amphibian tank)每小時六十五公斤羅米突，美國新式克理斯帝唐克(Christie)一九三二年出用爬蟲帶(Caterpillar)每小時一百公斤羅米突，用車輪每小時一百五十公斤羅米突。唐克行動的輪廓是與速度同時並進的。世界大戰時期諾腦特唐克的行動限於五十到六十公斤羅米突的半徑之內，今天威克斯輕唐克為三百

五十磅羅米突，克理斯帝唐克爲六百磅羅米突。現代唐克的一般戰鬥性質與世界大戰末期所用的唐克絕對不同。那時唐克所不能跨過的兩米突以上的戰壕，對於現在任何種新式唐克已經不成其爲障礙。輔助工兵唐克(Auxiliary sapper tank)能幫助它越過這種障礙。大型唐克(Super-Heavy Turk)(法國的3-Js唐克，意大利的T-10s唐克)不需工兵唐克的帮助，能跨過五六米突的壕溝。現代唐克通常能爬上四十五度的斜坡，越過一至一米突半高的障礙的。自水陸並用的唐克發明之後，水地已經不成問題。舊式唐克幾乎完全走「盲目」的。瞄準要經過鐵甲的窄縫那種原始辦法來覈視，現在各種新發明使他們能觀察戰地的各方面，同時仍不受敵人火力的攻擊。唐克車在行動中不能互相聯絡，本是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的一個極大弱點，現在利用無線電可使在全速度運動中的唐克，在八磅羅米突距離之間互通消息。最後，今天的唐克在軍械的裝置上也有了長足進步，(現代唐克裝有十至十二架機關槍，和七十五耗到一五五耗的小鋼噸)。同時唐克更裝以厚鐵板，有種唐克用六十耗的鐵板，能抵禦直接射中的輕鋼砲砲彈。

因此，並不希奇，在資產階級軍事學家中間，圍繞着利用唐克車的問題，發生了各種理論並且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特別關於唐克技術的發展，所謂機械化戰爭的學說曾得到資產階級軍事和政治團體的極大歡迎。這種學說的代表是美國佛洛將軍(Fulmer)及其同僚哈特(Liddell Hart)。這種學說在法國(Alleo,Graumont及其他)，在德國(Von Seeckt,Soldan)和其他國家也受到相當歡迎。這些資產階級軍隊機械化的理論家不只是軍事專家，而且也是宣傳家，宣傳「挽救」垂死的

資本主義的新藥方；資本主義現在是陷於死路一條，其羣衆軍隊隨時有掉轉槍頭，反對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資本主義要「由於其自身的辯證發展，結果陷於崩潰」。如布格思在反杜林論中所預見的一樣)。機械化的代表人所提供的這一藥方，其本質是純粹法西斯蒂的：要創造一種法西斯蒂武士的軍隊，取消山、人和農民所組成的羣衆軍隊(所謂「暴徒」，或者至少不使這種羣衆軍隊在前線，使他們只起次要的作用)。不難想見這種法西斯蒂學說與實際是絕對矛盾的。只要我們注意到新軍械的擴張無論在戰場上運用這現代軍事技術，在後方製造，以及運輸到前線都需要千百萬人的勞役。「小軍隊」的學說無非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在軍隊方面的表現。然而佛洛主義(Fullerism)的某種實際結果，如關於唐克車隊的訓練與運用，在了解資產階級準備戰爭的問題上是重要的。因此在我們反對戰爭危險的鬥爭中必須予以充分注意。特別要注意唐克車隊或在敵人後方所實行的軍事動作。佛洛會相當詳盡地闡明過這種戰術在某種範圍內歐洲列強的軍隊在近年也實際演習過。

化學戰爭問題在我們反對戰爭的鬥爭中有極大的重要性。必須揭穿資產階級現在對化學戰爭所進行的準備，並且指出一切關於廢除化學戰爭的協定都純粹是紙上空談。而在這種觀點上可以印證英國化學工業學會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三日的大會上幾個會員的演說：

黎溫斯基博士(Dr. Levinstein)該學會會長，製造Yprit的發名家，說道：「限制使用毒瓦斯的任何協定都歸枉然，總可以找一條出路。譬如戰前海牙協定有一項講道『雙方的戰軍不得利用拋射器，其目的祇是散發窒息和有毒的瓦斯』。」

一九一五年德國的毒瓦斯不是從拋射器而是從圓柱體放出。此後所用有高度爆發性的毒瓦斯彈其目的都不「祇」是散發空氣和有毒的瓦斯。」

斯密斯上校 (Marriott-Smith)：「化學戰爭在技術上對軍事家有非常大的魔力」。他的觀點是瓦斯的方法不只是寶貴的，而且是不可少的。

格林教授 Prof Green 大戰時期黎溫斯泰製造芥菜瓦斯的助手）：「我們是蠢才，如果我們簽字於禁止毒氣而顯然不能發生任何效力的條約」。

（引證上述講演是根據「化學與工業」一九三〇年第六期，「化學時代」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和「油與染料貿易雜誌」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所載的大會報告書）

我們必須指出資產階級的代表，關於他們準備在第二次大戰大規模利用化學戰爭的一切言論，並非空談，化學工業與化學技術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在前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每月平均生產毒瓦斯一千五百噸，美國六百噸，法國八百噸，英國一千二百噸。今天化學工業的能力和對戰爭發生時大規模生產毒瓦斯之準備，已經提高每月生產總額如下：美國三萬五千噸，法國和英國各一萬噸。

對這些數目字還應附加一項，現代化學戰爭的工具能傳染很大的地域，例如裝載化學品的十輛自動唐克於幾分之內能在五十二海克脫 (hectare 該二英畝半) 的地面上發生作用。

與化學武器同時並進的是細菌武器 Bacteriological weapon 的發展。關於這一問題的言論和著作比關於化學戰爭

要少。但毫無疑問帝國主義並非不見長於利用細菌戰爭。只講目的，不擇手段」這就是資產階級主戰派對這一問題的主張。意大利軍事著作家費拉迪 (Ferrari) 一九三一年二月在「航空評論」(Rivista Aeronautica) 中寫道：「細菌戰爭與一切其他戰爭對比起來，設備最簡單，需人最少，費用最廉。

「此外，軍事細菌學的性質是絕對秘密這與其他戰爭武器不同。因此，科學先進國家為了戰爭的目的，並不難在細菌實驗室中製造大量細菌」。

費拉迪並列舉細菌戰爭的各種方法，其中有如下的各項傳染病：黃熱症，腥紅熱，霍亂，中風，腸熱症，馬瘫症 (Glenders) 等等，并繼續說道：「細菌學是與日俱進的科學，如果直到現在有某項病症尚不能用做進攻武器，因為還不曉得診治的方法，那末，這種形勢是隨時都可改變的」。

在細菌戰爭中散佈細菌的技術方法，據費拉迪，有下列各種：特別裝置細菌的航空炸彈，牛和其他媒介種以細菌設法送往敵人後方。一般的，我們必須承認瑞士環境化生物學研究所主任羅克 (Wacker) 先生結論的正確，他說「我們必須謹記世界大戰之後，各國都積極研究細菌戰爭的應用。毫無疑義，在未來的大戰中這一武器將用為侵略武器」。(什麼是第二次大戰的性質「一日內瓦一九三一出版」)。

在軍事、氣技術和工程的發展領域之內。特別重要的是軍用無線電的進步。尤其是任長距離之外管理機械 (唐克，飛機，魚雷艇，地雷等)，紫外線，雷網，以及為速築堡壘發展，方興未艾，一定還要有許多新發明。

前後，現代海軍技術也有了長足進步。戰艦的隻數和總噸數一九一四以來併未增加（五大列強在一九一四擁有一，四一五單位，總噸數為四，七五四，〇〇〇；一九三二年的數目是一，四一二單位和四，三七二，〇〇〇噸），但戰艦的本身改變了，其技術設備起了極大的變化。一般來說，主力艦的隻數減少，而潛水艇航空母艦和新式巡洋艦等之的隻數却大大增加了。例如，在戰後整個時期均積極建造潛水艇。因而現代海軍的潛艇數目比戰前的水準要高得多，這從下表就能看出：

年	英國	美國	日本	法國	意大利
	隻數 排水量	隻數 排水量	隻數 排水量	隻數 排水量	隻數 排水量
1914	105	50,933	51	21,410	8
	51	42,850	49	15,430	
1932	69	63,718	95	87,543	81
	93,570	108	110,889	69	42,465

日本海軍潛水艇數目增加特別大。日本潛水艇的隻數比一九一四年增加十倍，總噸數則增加廿八倍半。在其他國家潛水艇的隻數增加兩倍，數則增加三倍至三倍半。英國的特

點在於減少潛水艇的隻數，同時却增加潛水艇艦隊的總噸數。這一事實顯現出目前帝國主義海軍發展的一般趨勢，即增加潛水艇艦隊之戰鬥力的趨勢。須要注意這種趨勢在各級戰艦中都很明顯。例如在一九一四年主力艦和巡洋艦的平均噸數是從一萬九千到兩萬噸，現在這平均提高到從三萬噸到三萬二千噸，輕巡洋艦的平均噸數從四千噸增至六千噸，水電艦和山型領袖艦的平均噸數從五百增至一千五百噸，潛水艇從四五。增至一千噸。隨着海軍各種單位之戰鬥力的增長，機械的力量和軍械的口徑也都增長了。

與一九一八年比較，戰艦離開根據地行動的距離增加如下：潛水艇從八千到一萬英里，巡洋艦從四千到一萬英里，水雷艦從兩千四百到四千英哩。

凡上所述軍事技術發展的事實與數目字可以一目了然。這正指明帝國主義者爲了戰爭企圖利用在科學和技術上一切最新的成就。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譯完。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對外政策的新趨向

李淘甄譯

結論，以爲法西斯主義的對外政策踏上了一種危機，而且這種危機既不是表面上的，也不是瞬息即逝的。最近的一切事實證實這種展望的正確性。

在這種瞬間所存立的危險，乃是法西斯主義對外政策目前的轉變能够在羣衆中換起和平的幻想一事。我們時常提示現在却準備着同法帝國主義研究和締結一種協約了。這件事大體上並不足以使我們驚異。在希特勒執政後只幾個月我們在研究意帝國主義的地位及其直接的目標上就已經達到這種

的宣傳又具驅使歐洲和全世界作一次慘酷的新戰爭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我們對於這種主張應當有所變更嗎？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對外政策的新趨向，特別是這個法西斯主義準備成爲希特勒的德意志的死對頭這事實便足以改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從來所擔任的作用嗎？那就是說，足以改變意大利喚起戰爭，公然促成戰爭的作用嗎？

爲着證明這樣的估計是否正確起見，只要考量在意大利國內的戰備事實上是怎樣演進的，那就足夠了。意大利的軍備從未用像最近這樣一種速度進行過。大規模地建築戰艦已在進行中。一萬萬利拉被投放在航空隊的革新上。一切軍備工業在蒸氣漫中工作着。我們每天都得到消息，說是又有一些冶金工業開始改造成兵工廠了，現在在製造槍砲和彈藥。

除此之外，藉口奧地利七月底的事變密秘的在頗大的一部分國土內動員了五種後備隊，這種局部動員的經驗現在被參謀部用來考查和整理普遍動員的全部機輪。最近大規模的軍隊部署着布境將有戰事這顯目被與行了，莫索里尼在鄭重申明了這事實的意義並且主張，「戰爭逐日都會爆發的」之後，他還添加地說，意大利感謝法西斯主義的努力必得成爲而且將要成爲一種軍國主義的國家。在這一切中並沒有甚麼事實能够被看作一種「緩解」或一種和平趨向的徵象的；而且是適得其反喎！

所以我們便應當更深一層地去觀察和解釋意帝國主義行將發生的轉變。這種轉變一方面再度顯示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內在的種種矛盾，而這些矛盾又是牠的客觀地位的結果。另一方面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對外政策的變遷正是目前

國際形勢的徵象，是一種非常嚴重，非常緊張的形勢，這補形勢往往形成一種狂飆化的外觀，每天都會有緊張的急劇的轉變。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對外政策時常是一種「修正主義」的政策（即主張修改凡爾賽條約的體系——譯者），而這又是以下的事實的結果：意帝國主義因着牠自己的地位，因着牠所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的嚴重，不得不趨向于非常緊急，非常尖銳地立定在帝國主義列強間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以及歐洲的勢力範圍等）的問題。

莫索里尼的政策是一種修正主義的政策，即使他在一九二三年曾經幫助過法帝國主義進行防止「赤痢流行」的事業。（即組織國際聯盟——譯者）莫索里尼在當時充滿了這樣的希望，以爲這種事業會演成他能够從中滿足意帝國主義種種要求的一種衝突。但事情的經過却完全兩樣。莫索里尼許多年來被逼迫着在國際中表演一個二等角色，便只好在其他各帝國主義列強間作揭穿假面具，在可能的場合內挖出他們間的種種衝突等工作，以自滿足了。

希特勒的執政給莫索里尼的政策展開新的景象，因爲他公開地強橫地提出修攏和約的問題。但是正因爲希特勒執政，這兩大法西斯主義的強國之間的矛盾才急劇地展開，因而引起出乎莫索里尼意料之外的一種結果。人們應當在這件事上尋求開啟意法西斯主義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上新趨向的鉛鑰。

在希特勒執政之前在意大利法西斯黨與希特勒黨之間曾經成立過一種政治協定嗎？這種協定也接觸到國際政治的問題嗎？由於各種機緣這樣一種協定是會有的。大概這兩位法

西斯主義的獨裁者打算喧鬧着退出國聯，因而殘酷地突然地在歐洲和全世界之前展開修改和約與戰爭的問題。但是這副面孔只由希特勒一人扮演了。莫索里尼突陷于恐嚇。他那拆卸國聯的積極企圖並未超過歸結「四強協定」之外，而且是一種不會長久的協定，自然是因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目標在當時表現一種為意帝國主義所不能容納的姿態了。

當着莫索里尼把向東擴張（即浸略蘇聯）當作目標，而這種目標不得不提供給德帝國主義作為行動的方向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雖則很強烈地設立向東擴張的問題，但牠立刻就要求，讓牠滿足吞併奧地利的企圖。奧地利合併于德意志，這是今日威脅意帝國主義最嚴重和最直接的危險。這結合的實施將意味着意大利在多瑙盤地和巴爾幹一切擴張計劃的覆滅。而且還是意大利邊境之一種直接的，不但是政治的，而且是軍事的威脅。意帝國主義無論如何必得阻止這種合併，如果牠不想被驅入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同樣的地位時。

但是，如何才能夠阻止德奧合併的實行呢？莫索里尼便朝着這方面做去，于是他同德國維持密切的政治關係，這種關係得使他將「法西斯主義的」壟斷建立成一種堅固的堡壘，能夠強迫弱小的「德意克拉西」的歐洲順從牠的意志。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莫索里尼的政治計劃便趨向于組織一個結合意、德、匈以及——如果可能的話——小協約國中被疏遠的一國的堡壘。但莫索里尼所不能放棄的條件則是，在這堡壘中領導地位應當歸意法西斯主義所掌握，所以原則上便不許可與地和合併於德意志了。在這問題上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與意法

西斯主義間的對立愈趨尖銳化，甚至于行將以武力求解決。法西斯主義者所宣傳的愚蠢的「靈異」，以為鞏固歐洲和平的唯一方法乃是在一切國家內建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因為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將會更容易尋找出互相諒解的途徑！這種宣傳被這次的事實打得粉碎了。事實顯示出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正是促成一次世界大戰最大力的因素，牠們之所以成為這種因素正是牠們本身的天然使然，因為牠們是布爾喬亞中一部份澈底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的政府。

事實上意大利直到現在為止已經能够阻止德奧的合併，但是牠之能够達到這地步，只是因為牠直接或間接地取得法帝國主義的帮助。意帝國主義如果沒有法帝國主義的帮助，只用自己的力量是不是能够阻止奧國的合併呢？這是很使人發生疑問的事。我覺得，事情本身在七月事變中已經充分顯出來了。愛國主義的法國報紙在當時公然鼓動意法西斯主義把牠的「攻勢」進行到底，率領着牠的兵士開入奧地利，消滅希特勒運動的任何可能性。這無疑是一種威嚇作用，是法帝國主義在最近兩年中對待意帝國主義之同樣的威嚇作用，這種作用使法國能够——特別是憑藉着簽訂巴爾幹公約——澈底攜帶意大利在巴爾幹的地位。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為着逃出這種最堪慮的狀況覈見，是否要澈底加入由法帝國主義所組織的聯盟和協定呢？這種組織是法國用牠在歐洲大陸的領導地位的，我在當初看不願意，德、匈以及——如果可能的話——小協約國中被疏遠的一國策，即使牠暫時迎合目前的狀況，即使牠特別注意反對德帝主義在奧國，在多瑙河流域以及在巴爾幹的行動，即使因此也改變了牠的一些地位，但牠在根本上仍然繼續着牠那挑撥

各帝國主義集團，揭發和威嚇作用的政策，所以牠仍然維持一種煽動戰爭，準備一次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積極政策。

看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在今日休息怎樣公然攻擊希特勒主義，約束德國法西斯獨裁的野蠻行爲，並且承認國會是希特勒和高林放火燒的！這些把戲對於我們無疑是頂有趣味的了。這種事實不得不對於國內狀況發生一種反應，因為從根本上看來這無非是一種新的失望替了其他的失望吧了。但是，關於國際狀況的展望，則事情並不能够比目前更複雜。

人們關於法意間所考慮的協定的內容發表了不同的條款。但這些條款還未切中要點。照情形看來，意大利將要滿足關於修訂意大利人住在圖尼西亞(Tunesien)的後裔的條例這舊的要求，這事雖則頗為重要，但今日在經濟的立場上却沒有多大意義，法國允許意大利訂正蔡得湖(Tschadsee)以北的邊界，並且「放手」牠在亞比利自由行動：這雖則是重要的事件，但不算是很直接的。據說，意大利的參謀部目前反對武力侵略亞比利，因為牠以為在歐洲的一次大戰太直接了，不允許這樣一種「轉向」。

積極的，焦點上的問題則是在多腦盤地上，在巴爾幹上，一般地在中歐上勢力的關係。意帝國主義在未企圖在多腦盤地上實現牠自己西領導地位之先，不會那樣單純地插入法國的同盟的；如果與法國訂立了一種協定呢，牠無疑是要利用來重新展開牠自己在巴爾幹的領導問題了，這就意味著，甚至于在與法國訂立一種協定的場合中意大利仍然玩弄着演習和煽動戰爭，迅速地從這一個營壘轉到另一個營壘的把戲，這種把戲甚至于還要加強。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如果是穩固了法國的幫助，那牠特別要比以前更積極向奧地利作政治的，必要時也會作軍事的進攻，這件事更增強了德法西斯主義的反擊。第二，猶哥斯拉夫的問題將要變成一個狠尖銳的問題。猶哥斯拉夫將變成好戰的帝國主義者在歐洲彼此對立，以至于以武力相見的衝突點。與猶哥斯拉夫的問題相聯，亞尼巴尼亞的問題同樣愈趨嚴重了。第三，人們應當把這樣的事看作頂可能的，就是意大利會倚靠着現在非常搖動的法國同盟者之一，譬如波蘭。這一切因素連合玩弄的結果只能是國際形勢的一種新的尖銳化，目前國際景況的不安與狂熱的性質更將嚴重化，根本改變整個的形勢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了，總而言之，這一切意味着戰爭危險的嚴重化。還有人們同樣不應當忘却的事便是：一九三二年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羅生傑(Vossenberg)同着意大利的一羣法西斯主義者的領袖共同擬定了一個計劃，打算在組織一個反蘇聯的堡壘中尋求打破歐洲目前形勢的一條出路。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治的整個特質是這樣的，牠比較別種政府更適宜于改變牠的國際政治的前線，宣傳資本主義世界有組織反社會主義國家的十字軍之必要，能够變成這十字軍的動力。

烏拉爾印象記

高滔譯

荷蘭 傑夫·拉斯特(Jet Last)作

我們外國作家團到烏拉爾(Urals)去旅行，但是當出發的時候，我自己疑問道：我究竟對我所要去的地方了解到什麼程度呢？

從學校裡學過的地理上，在我的記憶中還留着關於這地方的一種普遍的概念：

烏拉爾——是歐亞交界的礦產區，首府是葉卡特林堡。(Yekaterinburg)

我多少也還有點籠統的知識，是從「世界與民族」得來的——關於泥濘的道路，木舖的邊路，鬱鬱的家屋，穿樹皮鞋的農民，披紅巾的女郎們永遠唱着向日葵子……

此外自然我還知道大的製造廠與工廠正在興建，還有馬格尼托果斯克(Magnitogorsk)的鼓風爐——這都是在這裡從事攝影的荷蘭活動電影公司導演對我講的——是一種技術上的奇蹟。

雖然，對於技術的奇蹟我却頗持着懷疑的態度，因為我在美國，德國，或英國所見的奇蹟，大概都不過是增加對工人的榨取。

我們來到了葉卡特林堡，現在改名斯維得拉夫斯克。(Sverdlovsk)下了火車我看見幾個穿樹皮鞋的農民，幾個唱歌子的女郎。離開車站，我們的汽車顛簸在一條極不平的馬路上，在幾條街上我們看見破舊的木屋。一切盡和所想到的一般。

但是突然之間汽車轉過角去，我驚疑的以為是個夢。我們在經行着新建的伊里奇列樹路，有電車路與弓形燈，有紅幟高張的紀念堂，有工人的新式宿舍，有斯作得拉夫(Sverdlov)的大立像。

一個荷蘭人若是突地受了驚並且沒有話說的時候，他便開始哭罵吃驚愈甚，哭罵愈多。那時我就這樣。我洶洶然罵着，並且爲了相似的原故又感到了同樣的該罵。第一，因爲我把這經歷寫上一本書，他們也永不會相信我的，甚至他們也不打算相信關於我在那裡所看見的事情。

難道說我在斯維得拉夫斯克所見的事情是特別的嗎？在柏林，在巴黎，或在布魯舍拉，我就沒看見列樹路嗎？

在那裡，自然我也見過列樹路，坐着華麗的汽車風馳在發光的瀝青路上，並且當一輛汽車停止的時候，一個失業的人便站在車旁伸手討錢。

精美的貢物陳列在店鋪的窗子裡；瓦雷德劇院外面，陳列着裸體女人的照片；弓形燈下，賣淫婦在拉客——男女都簇着紅頰紅唇。

在斯維得拉夫斯克的所見則迥乎不同了。店鋪窗中沒有鑽石，沒有裸體女人照片，道旁沒有賣淫婦，交易所前沒有一行行的失業羣衆。

在這裡的街上只能看見從業的工人成千上百的，並且動

手做工的人力，在此間顯着急劇的缺乏。大概在最近兩年間，一個現代的大都市從木全泥塗中突了出來；只用兩年的時間建築了這高大樓房，飯店，學校，工廠，大學，圖書館。他們還在經營，鋪上黑色馬路和邊路，完成新的樓房。

便溺管和廢水管都安置好了；只有臨時的電線在張掛着；機車在林子裡搬過砍倒了的樹幹，在一月左右這地方就會有新房子蓋了起來。我們到處看見動手建築的房屋比較完工的私住人的還多。

這便是第一個印象。新從西歐來到的人是不會忘却的，在西歐，工廠關了門，木瓦工牛了業船隻也停了船；是一種空前的能力之印象啊，創造工人的擁擠與喧囂，的確連一塊石頭都翻起來的一種革命，這革命在兩年間已創成了這樣的完全變化，人站在斯維得拉夫斯克的街上，不能相信這就是昔日的葉卡特林堡。彷彿整個的烏拉爾已為大地震所轟裂，由大開的火口噴出來的不是熔岩，却是鼓風爐，工廠，與城市；似乎我們在劇院親眼看見幕開時臺，上佈景的急劇變化一樣。一般的印象就是如此，一個人不要買它的城市地圖，因為一年後又會完全變了。

然而這種印象我們在任何蘇維埃城市中都可得到。在斯維得拉夫斯克給我們的印象如此之深，是因為我們還未看見

且里亞賓斯克(Chabinsk)的馬格尼托果斯克，或諾茲尼·塔基爾(Nozhni-Tajil)周圍的偉大建設的緣故的。

人必須稱這裡為最高，並且就是得美國所稱的『世界之最大者』的讚語加之於烏拉爾的建設上都不是形容得盡致。這真使我動情，在完備交通的設施上烏拉爾可以與火星作致社會主義的角逐了。

讚歎過於誇大了嗎？那末讓事實自己來證明吧。它足以說兩年前（一九二九）的馬格尼托果斯克沒有一塊石頭，也沒有螺旋釘，樁杆，或兩頭釘，今天則有世界上兩個最大的鼓風爐，產鐵量數較烏克蘭 Ukraine 七個熔爐所產多過三十倍；還崛起了一個十六萬五千人口的大城市；產業製造廠已佔了五十四方料的面積。“一料的長堤也築成了；兩個水電廠已產出十四萬三千瓦的電力；二十二座露天爐窯在建築，作焦煤的八架機礦機和六十九座爐子每年產焦煤二千七百五十噸。

此外，這些製造所用的一切原料都是由新建的鐵路支線到二百五十料以外的地運來的；現在使用這最新機器的工人，乃是幾月以前還用舊犁耕地並且不識字不會寫的農民；或者就是荷蘭人也會明白這裡倒是有些事情做了，這是世界史中空前的記錄。

雖然，馬格尼托果斯克不過長練是中的一環而已：要提起的也還有且里亞賓斯克的費洛斯托埃(Frostostoi)每年產出四萬架機車的製造廠，倍里茲尼基(Berezinski)的巨大化學事業，烏拉爾的金銅礦，發電機的事業炭坑，以及其他在建設之下的千百種企業。再加一舉所有這一切都是陸續加入五年計畫的要項。

這在聽者要覺得是一篇童話。他當然要看看，和我們一樣，要覺得非寫出來不可，不是一篇短文，却是一本書——這本書或變為現代的英雄詩歌，新發現的人類中更好的『伊利亞得』。(Iliad) 這樣一本伊利亞得，這樣一本史詩，並非這真使我動情，在完備交通的設施上烏拉爾可以與火星作致不會講出這樣故事來的。

一種驚人的變化不僅在烏拉爾的產業狀態上發生，却也表現工人生活與勞動之中了。

看那沿着鐵路線一行行悽慘的村屋吧，在屋頂上弄了個洞便代替烟囟；再看那用石砌土建築的新屋吧，有汽管，電燈，便溝管和廢水管，廣大的飯廳，俱樂部和圖書館。

再看昔日布爾喬的花園已變成工人的公園了；劇院，影院，文化館，最小的城裡也都應有盡有。

在一向昔日曾為鞭撻所統治的鄉間，現在却有這些觀進，每日工作七小時，五日週，每年休假一月，若因病入院可延至四個月，生育假期，免費診病，免費育兒所，免費林養所，免費洗衣局，等等。

模範村——非列克斯，(Selik) 史托恩，(Storm) 或凡體萊(Van-Kelle) 式的「花園城」，這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世外桃源！在那敘丁斯克，(Nadejdinsk) 沙木，(Perm) 和斯維得拉夫斯克乃是一般的景象。

世界上最進步的社會法制，勞動的最高保障，文化發展的最適宜的境地。

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技術進步之間的驚人的對比，乃在勞動的身分與地位。資本主義之下的勞動是一種苦惱。工人為了點點的薄資便將他的勞動力出售給資本主義的雇主。斯達林說，在蘇聯勞動已成了一種高貴，勇武・且光榮的東西。

讀者至此也許會搖頭說道這不過是一句漂亮話而已。

從西歐來的人，你的想像不被這話所激動的。

然而，漸漸地，你便會明白了這話的真義。

這些工廠你一個個的參觀下去，所有的工廠都披着節日

的新裝，張滿旗幟和傳單。

在牆上張貼着工人自己印刷的壁報；可以讀到對於懶惰和草率的工友的譏諷和嘲弄的文章。你會在工廠裏看見(LeisureCorner)，舊書攤和閱覽室。

你可列席工廠會議，文學團體，黨和青年團的組織。你可讀到工廠各部門之間，工廠間或城市間所訂的生產競爭的契約。

但是，除此之外，可以和市民直接談話。

你和那已作了大工廠的理事的丈夫談話，和現在已管理教育事業的前任廚娘，或現任黨支部書記的女僕談話。你和機器匠談論高爾基和普希金，和一個機師談論羅曼諾夫和辛克莱，和一個泥水匠談論滿洲國的承認，和一個懲犯者談論荷蘭的兒童。

你在此遇見的人在別處不會遇到。這裏的人沒聽有對於文化與知識的一種熱望；他們對於他們的工作與他們的國家是自負不凡；他們認識其力量與可能性；他們逐漸意識到已是國家的主人，認識他們的工作是為自己為他們的孩子，為將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自然也還有別樣的人。

有落伍的，討厭的，信教的，反革命的份子。

有我們時常不知道的困難。立有失敗與錯誤。

沒有人瞞着你；似乎不等你看出來便有人替你指明了。

參照着這些困難，失敗與錯誤，才而覺得這階級的成就是什麼，這階級常是被人輕視與歧視，似乎永遠被註定了生活一種非人的生活，直到它撞到特權開始建築新生活時為止。

不久以前一向荷蘭朋友很天真的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凡是從蘇聯旅行回來的人都變成一個熱心家，這是真的嗎？」

我回答說：「親自看見社會主義建築的人，是非激起熱心來不可的」。

這是我在參觀烏拉爾之前寫的。

若是我現在回信的話，我就要這樣寫：「人非激起熱心來不可，當他看見社會主義已存在於五千的人民心中，存在於伊里奇主義青年團的激蕩的熱誠中，存在於衝擊隊的鋼鐵

之決心中，存在於領導建設新世界的黨的堅毅政策中的時候

我們看見烏拉爾了。它不再是歐亞的分界；却變成舊世界與新世界，過去與未來的分界了；它已變成新時代的鋼鐵之基，防禦蘇俄敵人的新壁壘，一種無敵的軍艦，使所有的敵人撞破了他們的頭顱。

假若還要任何進一步的證據，如社會主義超邁資本主義的技術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優越，現在我便無須用冗長的句字，只用一句話作為我抗議的答覆——「烏拉爾」。

本刊招登廣告啟事

本刊出版以來，行銷本埠及國內外重要市鎮。各教育文化機關，直接訂閱者尤多。文化商業或普通商店刊登廣告，收效至距。如承登載，請逕向北平米市大街本書社接洽為荷。

本刊廣告價目表

特 等	等 級	地 位	每 期 刊 費
普 通	底封面之外面	二十元	全 面
		十 元	半 面
		五 元	四之分一

(八
扣)